



Bittersweet Illusion: The Garden World of Wang Shizhen

Zhao Houjun

Abstract: Wang Shizhen is a builder, visitor, and writer of the garden who presents diversified orientations.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gardening trend of the heyday and the preference of his uncle for garden sound and color had a direct impact on Wang, which made him dabble in gardening to be magnificent, although he went through family hardship. This magnificent garden provided an important activity space for the leisure life of Wang Shizhen. He banqueted and composed in the garden, indulged in socializing, and even opened the garden to the public, which gained him great fame for literary and garden. When the rabble dispersed and prosperity fell away, the rise of gossip made him depressed and remorseful. While savoring the bittersweet garden, Wang must also need to face the vicissitude of the garden. By visiting various famous gardens and collecting extensive garden literature, he witnessed many gardens change ownership and destruction, inevitably mourning for garden disillusionment. His solution was to make the gardens eternal through paintings and poems. Yanshan Garden declined soon after the death of Wang, but the richness of literary writing has revitalized it in contemporary times.

Keywords: Wang Shizhen, Yanshan Garden, Social Tour, Vicissitude

Author: Zhao Houjun, Ph.D in Fudan University(2003),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recent years, His research focus on garden literature and boudoir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rof. Zhao collated *Overview of Gardens* and edited *Selected Illustrations of Chinese Gardens Throughout the Ages*(Ming Dynasty Volume); published a monograph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of Jiangnan wom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collated *The Collection of Jiao Garden seven woman*, and *The Collection of Gui Maoyi*, etc.

苦樂幻化：王世貞的園林世界探析^①

趙厚均

[摘要] 王世貞集園林建造者、遊覽者、書寫者於一身，呈現出多樣化的面向。明代中葉造園風氣的鼎盛和其伯父對園林聲色的喜好，對王世貞有直接的影響，在其經歷家難而涉足造園時就以靡麗為目標。靡麗的園林又為王世貞的閒居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活動空間，他在園中宴飲賦詩，廣事交遊，甚至對公眾開放園林，文名與園名皆達於天下；而干旄過從，群訕漸起，又令他意興蕭索，漸生悔意。在飽經園林苦樂的同時，園林之興廢也是王世貞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遍遊南北名園和廣搜園林文獻，都讓他見證了太多的園林易主與頹毀，難免有對園林幻化的悲傷，消解之法便是通過園林繪畫和園林詩文來使其成為永恆。弇山園在王世貞身後很快就衰敗，豐富的文學書寫使其在當代得以重生。

[關鍵詞] 王世貞 弇山園 交遊 興廢

[作者簡介] 趙厚均，2003年於復旦大學獲博士學位，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近年主要從事明清園林文學和閩秀文學的研究。曾整理校釋『園綜』，編有『中國歷代園林圖文精選』（明代卷）；出版專著『明清江南閩秀文學研究』，點校整理『蕉園七子集』『歸懋儀集』等。

①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園林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8ZDA240）階段性成果。本人為其子項目“元明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負責人。

輝煌燦爛的園林文化，發展到明清時期達到了極至。無論是園林的數量和藝術水準都為其他時代所不及。園林與文學、文學家的關係，也因為廣大文人的參與造園而日趨緊密，其中明代文學家王世貞與園林之間有著多層面的關係，在文人中尤顯特出。他不僅擁有名聞天下的弇山園，還曾肆意遨遊南北名園。他作有數十篇園記，並將與弇山園有關的詩文編為『山園雜著』二卷；且致力於搜求園林文學作品，編成『古今名園墅編』。在棲身園林、遊歷園林、描繪園林的生活中，王世貞充分體驗了人生的苦樂幻化。其造園、記園的經歷，是我們考察文人與園林關係的極佳樣本；透過豐富的文學書寫，我們得以窺探其園林世界。

一 靡麗：王世貞與園林的興造

私家園林在明代中後期迅猛發展，已逐漸成為士大夫重要的私人領域。“‘私人領域’指的是‘一系列物體、經驗以及活動。這些物體、經驗以及活動屬於一個獨立於社會整體的個人主體。所謂社會整體可以指國家，也可以指家庭’。城市私家園林既是私人領域的體現，也是私人領域的場所。”^①在園林這一特殊的私人領域，園主可以盡情地享受屬於自己的生活。如白居易「池上篇序」云：“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②又司馬光「獨樂園記」云：“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剗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③兩人對園居之樂的描繪，令人心馳神往。這也是士大夫不知疲倦地造園、遊園的重要原因。迨至明中葉以後，造園之風日盛，且有得風氣之先，開放私人園林供人遊覽者，但園林首先還是園主的休憩遨遊之地，園居生活的愜意是其首要考慮的問題。

王世貞亦然。他喜歡造園，除了對園居生活的嚮往之外，還與其家世和獨特的人生經歷有關。王世貞的祖父王倬科場得雋，由縣令而歷御史、按察司副使、左布政使，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拉開太倉王氏輝煌的序幕。王世貞的伯父王愔蔭襲山東布政使都事，卻不樂仕進，“公故豪，有園林聲色之奉，至是益發舒。於居第後種竹萬餘竿，長松半之，它奇卉異木復半之。築山鑿池，列峙洞庭錦川斧劈諸峯，間以亭榭橋道，宛轉嚮背，恍若有神；叫窰深靚，非復人境。春時游者屨相囑，衫珥狼籍，公盛帷張，張樂合宴，臨觀之，則咋指歎咤，以公非仙則神，不然者豈十萬戶侯喬耶？”^④對於伯父的園林，王世貞極為諳熟，並留下極深的印象。“余自為諸生，則已侍靜庵公杖履遊山中。每春夏交，蒼翠四封，蹊徑殆絕，裁霞綈彩，因風回蕩。穹幽漏明，芬芳徐出，琅玕崢嶸，青蔥峭蒨，爽沁肺腑，百羽萃止，弄暄訴淒，啁啾嚶嚶，有傲人色，縱履遊目，靡匪趣會。而靜庵公又雅好客，客毋問晝夜，商移微易，絲倦肉代，改席謀歡，醉醒互端，是無但東南稱為園主人者，亦遜莫與靜庵公抗。”^⑤年輕時的耳濡目染，對其後來的生活會產生持續的影響。因此，在條件成熟時，王世貞自然會效仿其伯父，興造園林以享其樂。

不過，王世貞的興建園林卻有著較為特殊的背景。他於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二歲時中進士，選官大理寺左寺，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嘉靖三十五年（1556）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嘉靖三十八年（1559），其父王忬因灤河戰事失利下獄，王世貞乃上疏請退，赴京營救其父；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其父被殺，遂扶喪歸。王世貞曾云：“余為郎長安中，前後

① [美]楊曉山：『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文韜譯，第213頁。

②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六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3706頁。

③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十六，『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838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10頁a。

④ 「明故承事郎山東承宣布政使司都事靜庵王公墓志銘」，『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一，明萬曆刻本，第15頁a。

⑤ 「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四，明萬曆刻本，第17頁b。

積數歲，自官曹簿書外，頗思寓目林泉園圃，以一暢其悵。”^①至是始得家居，遂有機會造園。嘉靖四十二年（1563）服除，其首座園林離菴園築成。園因屈原「離騷」“薜荔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而得名。“夫薜荔施，所謂草之惡者也，屈氏離而弗服”“嘉木名卉出，而不能容惡草”，則其身懷父仇，有所寄託之意甚明。造園還因現實生活的需要，“始余待罪青州，以家難歸，竄處故井，公除之後，數數虞盜窺，徙而入城，不勝闐闐之囂煩，乃請于太夫人以創茲圃”。因服喪家居，既有盜窺之虞，又有闐闐之囂，故造園避地而居。園建成後，王世貞“問寢之暇，輒攜吾仲氏徙倚其間，三四友生參之，濁酒一壺，束書數卷，佐以脯炙，間以諧謔，不自知其晷之易昃也”，在園中度過一段閒適安寧的生活。此園也得到友朋的關注，“第諸名大夫士人不以余鄙而時過從，又不以茲園鄙而辱之詩歌，若李于鱗、徐子與、彭孔嘉、皇甫子循輩，為人者三十而贏，為古近體者四十而奇，凡兩卷皆滿。錢叔寶、尤子求各為之圖，而王祿之、周公瑕又各以小篆題額”。李攀龍、徐中行、彭年、皇甫汈等多達三十餘人曾遊歷此園，並題詩四十餘首，另有錢穀、尤求畫作兩幅，題額為王穀祥、周天球，皆當時名家，這顯然是暫時蟄伏的王世貞精心構築的文化場。多年以後，在他安居弇山園時，還曾追懷這段時光，“余再解郕節，日棲息弇州山池，與茲園若避者月不能再，至偶曝書，得此卷，因追為一記”^②。可惜圖已不存，因此記而略知其大概。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因離菴園“與州治鄰，旦夕聞敲樸聲而惡之”（「題弇園八記後」），王世貞復於隆福寺西建閣貯藏經，名之曰小祇林，又稱小祇園。隆慶改元（1567），王世貞北行伏闕上疏，父冤得以昭雪，王遂起復；隆慶四年，母喪，復家居。遂對小祇園踵事增華，進行擴建：

謝客無事，而從兄求美必欲售故鄉之麋涇山居，得善價而去。山石朝夕墮村農手，為几案砧盪之屬，巧者見戕亡賴子，不得已，與山師張生徙置之經閣後，費頗不訾。其西隙地，市之鄰人者，余意欲築一土岡，東傍水，與今中弇相映帶，而瓜分其畝植甘果嘉蔬。中列行竹柏，作書屋三間以寢息，而亡何有楚臬之除，余故不別治生，與仲氏產俱以授家幹政。其人有力用而侈，余自楚遷太僕，則所謂土岡者皆為石而延袤之，倍中弇再矣，余亦不暇問。自太僕領郕鎮遷南廷尉以歸，則東弇與西嶺之勝忽出，而文漪、小酉之崇覺傑構復翼如矣。^③

其從兄王求美出售麋涇山居，是其擴建園林的契機。後雖重出歷官多地，建園之事並未稍停。萬曆十七年（1589），王世貞調任南京刑部尚書（即“南廷尉”），弇山園已基本建成。王世貞並沒有延續之前的園名，而是另起爐灶，肇賜佳名：

園所以名“弇山”、又曰“弇州”者何？始余誦『南華』而至所謂“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意慕之，而了不知其處。及考『山海西經』，有云：“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有百樂歌儻之風。有軒轅之國，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不覺爽然而神飛。仙仙傚傚，旋起旋止，曰：“吾何敢望是。”始以名吾園，名吾所課集，以寄其思而已。^④

在記文中，他明確指出了園名來源於『莊子』和『山海經』。王世貞「答南陽孔炎王孫」亦云：“始常構一閣，奉佛藏，旁有水竹橋島之屬，名之曰小祇園。後增奉道藏，而旁畝頗益辟出，後家人輩復有所增飾，今定名曰弇州園，蓋取『莊子』『山海經』語也。”^⑤該園最初名“小祇園”，是因為其中儲存佛藏，遂借佛教之“祇園”為名而“小”之。後來另儲道藏，且又進行了

① 「古今名園墅編序」，《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十六，明萬曆刻本，第1頁a。

② 以上均見「離菴園記」，《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第12頁b-14頁b。

③ 「題弇園八記後」，《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六十，第12頁a-b。

④ 「弇山園記」一，《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九，第2頁b-3頁a。

⑤ 『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七十二，第17頁a。

較大擴建。原有的名字已難得其實，故改名弇山園或弇州園。其名有遺世獨立，飄飄輕舉之想，這與其此時信奉曇陽子、虔心奉道有關。^①

弇山園之中，“為山者三，為嶺者一，為佛閣者二，為樓者五，為堂者三，為書室者四，為軒者一，為亭者十，為修廊者一，為橋之石者二、木者六，為石櫟者五，為洞者、為灘若瀨者各四，為流杯者二，諸岩磴澗壑，不可以指計，竹木卉草香藥之類，不可以勾股計，此吾園之有也。園，畝七十而贏，土石得十之四，水三之，室廬二之，竹樹一之，此吾園之概也”^②。由其所述園景之概況，可見其亭臺樓閣之繁多。昔日隆福寺西畔的菜地，已為當世名園。中弇奇石多移自其伯父的麋涇山居，東弇、西弇二峰不知得自何所，但花費巨大確是肯定的，“小祇園奉藏經，舊饒水竹，邇得鄉間一殘山，欲移之，山師見誤，增置無已，橐為枵然”。^③園中池沼亦頗費力氣，“吾園之始，一蘭若旁耕地耳，壘石築舍，勢無所資。土必鑿，鑿而窪為池，山日以益崇，池日以窪且廣，水之勝遂能與山抗”。^④如此大肆地營造，導致的結果就是，園成，“橐則已若洗”^⑤。數十年宦囊若洗也收到了成效，王世貞之子士騏云：“始吾父之治圃而稱弇山，以泉石奇麗甲郡國。”^⑥陳所蘊云：“維時里中潘方伯以豫園勝，太倉王司寇以弇園勝，百里相望，為東南名園冠。”^⑦『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一云：“弇山園，俗呼王家山，在隆福寺西，尚書王世貞築。廣七十餘畝，中矗三峯，曰：東弇、中弇、西弇。俗呼西為旱山，東中為水山，極亭池卉木之勝，為東南第一名園。”^⑧諸家記述皆稱道弇山園冠絕東南。

在王世貞筆下，弇園之鉅麗或出於其“有力用而侈”的“家幹政”，然其傾囊造園卻也招致物議。“太倉王氏園成，有題詩於壁以諷者，其詩曰：‘丈夫壘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動地歡。峻嶺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來路杳，擬作望雲山。’蓋鳳洲公世貞乃翁思質忤因嚴分宜嵩之怨，死於西市，故云。或云昆山王逢年作”^⑨。所云即對其父恨未雪而恣意林泉有所譏諷。世貞子王士騏亦曾云：“府君常常語人曰：‘客至吾州，而有不遊吾弇園者乎？然出而譏吾侈者眾矣。’”^⑩李維楨亦云：“先生（指王世貞）家世為九卿八座，巨富而斥之供客，及置圖史、山園殆盡，衣表裏恒差池不一。”^⑪從這些記載來看，弇園的確有些奢華。更有甚者，“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至毀城門而入，然亦近於淫矣”^⑫。為建私園，移置峰石，竟至損毀城門，則確乎有些出格了。

從青少年時游棲於伯父的園林，到自己營建離贅園、弇山園，王世貞終究不能免俗，落入了傾囊造園的怪圈，這也是其身後弇山園迅速易主的重要原因。不過靡麗的園林畢竟為王世貞的閒居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活動空間，令其飽嘗其間的苦樂。

二 苦樂：王世貞的園居生活与文化空間的營構

王世貞自青年時從其伯父游處，深得園居之樂。在給朋友的書信中，也描摹過自己理想的園居生活，“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竈灑釜，兼畜少鮭脯瓜菜。

① 參見鄭利華：『王世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第125-128頁。

② 「弇山園記」一，『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九，第1頁b-2頁a。

③ 「穆敬甫」，『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二，第9頁b。

④ 「弇山園記」八，『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九，第19頁a-b。

⑤ 「題弇園八記後」，『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六十，第12頁b。

⑥ 〔明〕王世貞：「約圃記」，『山園雜著』，明萬曆刻本，第52頁b。

⑦ 〔清〕陳所蘊：「張山人臥石傳」，『竹素堂合併全集』卷十九，明萬曆刻本，第21頁a。

⑧ 〔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一，清嘉慶刻本，第14頁b。

⑨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嘲弇園”（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190頁。

⑩ 〔明〕王士騏：「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先府君鳳洲公行狀」，『王鳳洲先生行狀』，明萬曆刻本。

⑪ 〔明〕李維楨：『王鳳洲先生全集序』，『弇州山人續稿』，第5頁a。

⑫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第56頁。

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醉輒假息。島傍維兩蜻蜒艇，客有問奇善觴詠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覆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叫呼竟日，了不酬應，以此終身足矣”^①。王世貞對園居也有自己的看法，“余棲止余園者數載，日涉而得其概，以為市居不勝囂，而壑居不勝寂，則莫若托於園，可以暢目而怡性”^②。園居相比于市居的喧囂與壑居的寂寞，可以暢目怡性。“園林的發展，就個人而言可以說是生活空間的伸展，它將個人的活動領域，由家庭範圍中，逐漸往外延伸。這種生活領域的延伸反應在空間上，造成房屋意涵的擴張，即在房屋範圍內，自日常家居部分另衍生出非家居的休閒領域，這種擴展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後，這個非家居的部分乃別具主體性，獨立於家居空間之外，成為一個別具意義的生活空間……不論園林是否以‘別業’的型態出現，當其自家居範圍中獨立出來後，它就已經成為一個別具意義的社會空間，它已經不完全屬於個人的私生活領域，而是個人生活空間與外在世界相交界的一個中介性場域，在時間上它也已經偏離了日常生活的範圍，這種空間上、時間上的特性使它成為別具意義的社會文化活動場域。”^③就王世貞而言，園林自休閒領域擴展為社會文化活動場域這一屬性尤為明顯。隨著園林的次第修築，王世貞的園居生活也日益豐富多彩，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

王世貞初營離薺園，即寢息宴游於其間。其與吳明卿書云：“比苦城居局促，飯不得下咽，傍構小園，誅茅為容膝之所，讀書其中，扁曰離薺。”^④有「題離薺園」「題離薺園小山」「離薺園雜詠」等詩作吟詠該園，復有吳國倫、俞允文、魏裳、彭年、朱察卿、章美中、徐學謨、張獻翼、沈明臣、皇甫汈等題詩^⑤，上文曾言及題詩者多達三十餘人，今已不能詳考。尤求所作『離薺園圖』流傳到清代，還有人雅集題詠，足見其流風遺韻之盛。^⑥自小祇園、弇山園次第建成，其文酒之盛甲於東南。王世貞自稱：“余在弇時，客過必命酒，酒半必策杖，相與窮弇之勝。”^⑦姚希孟亦稱：“嘗聞故老談王元美先生事，未嘗不頰首拜下風也。弇山、離薺之園無一日無客，客至即飛觴嘯詠。日未中，呼酒留連，至午夜不止。”^⑧弇園已然成為王世貞待客宴賓的重要活動場所。“每良時佳會，公與客泛舟擊榜，斟清漣，采芙蓉，消搖容與。酒酣，登縹緲樓，矯首送目，曼聲長嘯，飄若天際真人。雄篇麗藻，與山川映發。”^⑨賓主在弇園之遊歷充滿了詩意。“余治離薺園最先而又最小，且不能遠囂，然以亡它適，故時時托跡焉。其後治弇山園，乃始有山水觀，幾徙家之半實之，所與客詠酬十於離薺園已。”^⑩魏宏遠曾據鄭利華、徐朔方所著的兩種『王世貞年譜』統計首次造訪弇園而有明確繫年者二十七條，另未考其繫年者十四條；^⑪王笑竹亦據錢大昕『弇州山人年譜』、『四部稿』及『續稿』、其他名儒所記等約略統計到訪弇園之人。^⑫今略舉數例，以見一斑，如「屠長卿使君見過弇園與曹子念同登縹緲樓分韻得雲樓字」（『續稿』卷十四）、「汪伯玉司馬同淹佳二仲徐孟孺胡元瑞過我弇園而張司馬肖甫亦至」「甲申中秋夕成伯寅叔孟嘉復攜酒弇園楚人李維楨來不疑輩在焉頗具歌吹之樂得一首」「應

① 「答殷無美」，『弇州山人續稿』卷三十二，上海圖書館藏明抄本，第8頁b。

② 「古今名園墅編序」，『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十六，第4頁a。

③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王汎森編『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第150-151頁。

④ 「吳明卿」，『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第8頁a。

⑤ 參見鄭利華：『王世貞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第143-144頁。

⑥ 離薺園與圖在清康熙中歸清河張蒿園。康熙丁亥（1722）正月五日，張蒿園約同人雅集，賞圖題詩，可知者有毛師柱「題離薺園圖」（『端峰詩續選』卷六）、唐孫華「張蒿園齋觀離薺園圖」（『東江詩鈔』卷九），王吉武「正月五日蒿園招飲觀離薺園圖有題」（『婁東詩派』卷十七）、毛序「題離薺園畫卷」（『晚晴簃詩匯』卷六十四）。

⑦ 「山園雜著小序」，『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第6頁b。

⑧ 「倪武雙稿序」，『響玉集』卷十，明崇禎刻本，第9頁a。

⑨ 〔明〕屠隆：「大司寇王公傳」，『王鳳洲先生行狀』，明萬曆刻本。

⑩ 「山園雜著小序」，『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第6頁a-b。

⑪ 魏宏遠：『王世貞文學與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37-39頁。

⑫ 王笑竹：『明代江南名園王世貞弇山園研究』（北京：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第36-39頁。

城陳令自貴竹枉駕弇園小宴分韻得開字中字」（『續稿』卷十七），沈明臣有「丙子嘉平月十一日王廷尉元美弇園值南海黎秘書惟敬閩中馬任子用昭同通州盧山人子明姑蘇張太學幼于周太學懋修太倉陸山人楚生曹山人子念分南字」（『豐對樓詩選』卷三十二）、張元凱有「春日宴弇山園呈琅琊長公」（『伐檀齋集』卷四）等等，諸人或隻身造訪，或攜友而至，王世貞則或待以歌吹之樂，或分韻賦詩，極文酒之歡。柯律格認為：“園林完全是園主追求地位和權力的一個社交競爭平台，而遠非一個無形的避世所，同時，園林還是園主向公眾展示財富和品味的重要手段。”^①“雖然園林總是與出世和歸隱息息相關，但它卻是一個能為它的主人積累文化資本和道德資本的存在。園林還能為其主人提供一個與同等甚至更高一等‘高潔之士’交遊往還的場所。”^②顯然，弇山園就是王世貞著力營建的文化場。園中文宴日繁，弇園之名益著，“世貞為園曰弇州，盛有水石花木之致，客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弇園中，不惟世貞之文名也，而弇園亦名於天下”。^③王世貞通過將個人的園居生活與文人宴游結合，使文名與園名均達於天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④

王世貞也享受園居生活的日常，“吾自納鄖節，即棲托於此。晨起，承初陽，聽醒鳥。晚宿，弄夕照，聽倦鳥。或躡短屐，或呼小舸，相知過從，不迓不送。清酒時進，釣溪腴以佐之；黃粱欲熟，摘野鮮以導之。平頭小奴，枕簟後隨，我醉欲眠，客可且去。此吾居園之樂也”^⑤。園中建有小西館、爾雅樓、九友齋，儲藏古書、名畫、古器、壺鼎等甚富，時一展閱，頓忘塵世。在與朋友的書信中，他屢屢言及：

山園書樓成，潔不容唾，悉徙諸書名畫古器充之。披覽之餘，焚香燕坐，佐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褻褻客，足死矣。^⑥

僕比於山園構一樓，頗具清幽之致，因盡徙諸書、名畫、古器以充之。置榻其間，信手披覽，雖米顛寶晉、倪迂清閼恐不能遠相過也。時時有香茗、美醞之類佐其倦，間一縱步，竹木垂蔭，清溪白石，畫橋油舫，在在不乏。^⑦

僕自入夏移息茲園，有法書、名畫、古玩之屬，暇則步屨松竹間，聽鳥聲，臨清溪垂釣，調赤白鸚鵡。又有白鸚鵡，作參軍語。^⑧

山園石益舊，花竹益新，暇則汎小艇溪間，或入藏經閣抽一編，翫朱魚，調赤白鸚鵡，足忘老矣。^⑨

王鴻泰認為：“園林作為士大夫另一種人生情境的具體化，除了隱逸（無論是政治上的退隱或個人自然山林的愛好）的意涵外，也常常寓寄了文士大夫發而為詩文的精神世界。園林可以說是相對於‘世俗世界’之另一‘美學世界’的表徵與具體化，它的空間形式的建構過程就是美學意蘊的具體化過程，而其空間形式也常成為各種美學活動的場所。”^⑩弇山園即是王世貞精心營造的美感空間，他寢息其中，備享逸樂。同時，王世貞的園林觀念還比較超前，曾云：“獨余癖迂，計必先園而後居第，以為居第足以適吾體，而不能適吾耳目，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孫而不及

① [英] 柯律格：『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孔濤譯，第79頁。

② 『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第88頁。

③ [明] 何喬遠：『名山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第2655頁。

④ 巫仁恕曾由文人化園林的文藝活動入手考察文人化園林的書寫建構，可以參看「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期（2008）：1-59）、「明清江南市鎮志的園第書寫與文化建構」（『九州學林』2007年冬季卷：71-119）。

⑤ 「弇山園記」一，『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九，第2頁a-b。

⑥ 「徐子與方伯」，『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九十，第3頁b。

⑦ 「吳明卿」，『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九十二，第4頁a。

⑧ 「吳明卿」，『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九十二，第4頁b-5頁a。

⑨ 「余德甫」，『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九十三，第20頁a-b。

⑩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王汎森編『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第164頁。

人。”^①在他看來，居第往往只能供棲息，而不能滿足耳目之需，且只能供自己和子孫享用，園林則可以澤惠於他人。因此，弇山園建成後即對外開放^②，“余以山水花木之勝，人人樂之，業已成，則當與人人共之。故盡發前後廂，不復拒遊者。幅巾杖履，與客履時相錯，間遇一紅粉，則謹趨避之而已。客既客目我，余亦不自知其非客，與相忘，遊者日益狎，弇山園之名日益著。”^③主客相忘於江湖，得人間至樂。“自余園之以鉅麗聞，諸與園鄰者遊以日數，他友生以旬數”，無論是園居雅集，還是開園供遊，王世貞都“把園林視為文化權力的工具，視為社會和文化資本的客觀化積累以及經濟成就的果實，並自豪地向朋友、鄰居甚至是陌生人炫耀。私人園林定時開放以供遊人遊覽，……又進一步加強了園林作為它的擁有者以及廣大公眾的文化消費對象的角色”^④。弇山園已成為王世貞賴以自豪的文化空間、美感空間和消費空間，他息斯遊斯，享受著園居生活的種種樂趣。

但園居生活也有煩惱，“守相達官，干旄過從，勢不可卻，攝衣冠而從之，呵殿之聲，風景為殺。性畏烹宰，盤筵餽飮，竟夕不休。此吾居園之苦也”^⑤。朋友知己來了可以盡情宴游，達官顯貴干旄呵殿則令人不堪忍受。王世貞的好友陳繼儒也有過相似的感慨：“通人排闥，酒人坐笑，莫可誰何，門不得堅扃，主人翁不高枕臥”^⑥。更有世人非議，損欣樂之趣，“於是群訕漸起，謂不當有茲樂。嗟乎！賢者而後樂此，余豈有胸無心者？第一時狃成事，不能如吾家仲寶毀長梁齋之易。”^⑦凡此種種，皆令王世貞漸生悔意。“不佞自庚申不即從先君子于地下，忍疚偷活，蓋一日而腸九回。……又為舍兒所惑，頗治園池廬舍器玩之屬，私心未嘗不愧之悔之。庚辰以來，名為棄家入道，實欲托謝世路，苟完殘念，布衣蔬食，用畢此身而已”。^⑧又云：“僕生平於出處不能無愧跡，然自強為山公所勸耳，未嘗一經由僕意也。好山水不能徙家家焉，而謬為一島一池以自適，罪一。”^⑨再加上王世貞晚年歸心佛道，於萬曆八年（1580）拜王錫爵之女曇陽子為師^⑩，弇山園的宴遊生活逐漸淡出他的世界。對此，王世貞在文章中多次言及：

庚辰（1580）歲首，僕以倦一切，稱病弇園。至孟冬朔，復棄弇園，攜瓢笠及佛道書數卷入白蓮精舍。覺遠公結廬之為煩，第不能學渠削髮耳。^⑪

僕自奉先師誨，拔之於炎宅苦海中，跽而矢天，以出世為急，亦能捐此雞肋，還縣官矣，捐蝸廬與蟹螺之產付兒子矣。山池館榭之靡麗，名蹟古器之瑰奇，澹如嚼蠟，不挂口矣。後庭故無人，絕不寘意矣。^⑫

推離贅園於敬美弟已，徙處曇陽觀之丙舍已。敬美治澹圃，余間有所還往，於澹圃、弇園月不能一，於離贅歲不能一……最後為客所跡逐亡已，轉之村中故居，而兒子騏築培塿，疏汙邪，而栖斗室其上，強名之曰約圃，而余亦姑為之記而咏之臆。余在弇時，客過必命酒，酒半必策杖相與窮弇之勝，而見質曰：此某水，此某丘。余甚苦應接不暇，今者業謝客，客亦不時過，即過無與為主，無可質者。^⑬

① 「太倉諸園小記」，《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第8頁a。

② 對於私家園林逐漸對世人開放到成為公共空間，巫仁恕所舉最早的個案即是王世貞。參見「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期：1-59）。

③ 「題弇園八記後」，《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六十，第12頁b-13頁a。

④ [美] 肯尼斯·J. 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明江南的城市園林——以王世貞的散文為視角」，見[法]米歇爾·柯南、[中]陳望衡主編：『城市與園林——園林對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貢獻』（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第91-92頁。

⑤ 「弇山園記」一，《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九，第2頁b。

⑥ [明] 陳繼儒：「許秘書園記」，《晚香堂小品》卷十九，明崇禎刻本，第25頁a。

⑦ 「題弇園八記後」，《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第13頁a。

⑧ 「毛侍御」，《弇州山人續稿》卷二百零二，第5頁b-6頁a。

⑨ 「張見父」，《弇州山人續稿》卷二百零七，第10頁a。

⑩ 『王世貞年譜』，第274頁。

⑪ 「吳汝震」，《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八十三，第11頁b。

⑫ 「華仲達」，《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八十一，第9頁a-b。

⑬ 「山園雜著小序」，《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第6頁a-b。

弇園之詩酒風流，亭臺樓閣，法書名畫，均已幻化成空，不復關心。張燮「書弇園八記後」云：“弇山園是此公一生受用得力之地，……然堂構未改而陵谷已更，數十畝宮僅同市門之酒肆，豈不冤耶？公曾以所蓄書畫彝鼎及所著集名為九友，而又自言曰：‘筆墨，天之所縱我者，滾滾不竭；酒，天之所以酬筆墨者，飛白不醒，亦足以老矣。一旦悉舍之而事空王，一瓢一褐，一團焦束身，九友之去為何人主，不復問也。’”^①屠隆亦云：“及晚景，一切屏去，宿嗜長物，剝心蕩累，作枯寂道人相，即弇園亦不復寓目，韻似小減，而品亦更高。”^②均指出王世貞晚年對弇園已不甚經意。

王世貞於萬曆八年（1580）移居白蓮精舍，住了六年多時間，後移居士騏之約圃，不稱意，萬曆十二年（1586）冬，於弇園內疏白蓮沼，築芳素軒，居之。自云：“余自謝郎楚節歸，即居弇中，然往往為游客所窘，入曇陽觀奉香火者六載餘，其室居湫淺，冬寒而夏炎，晨則狎貴客之跡，而暮則狎童稚之喧，漸老漸不可耐，於是避之鄉居。頗闐寂而稍曠，環堵百穿，有戶無牡，時時為盜憎，三月而後客復隨迫，家餉鮮繼，於是復治弇。然小出則觸客，小避則面牆，竟不得喧寂宜，而今而後，息交之門可杜矣，可以無出矣。”^③王世貞於萬曆十五年推補南京兵部右侍郎，次年三月赴任，又暫離弇園。萬曆十八年，引疾乞歸，三月得許。^④「與元馭閣老書」云：“近屬家幹，於弇園叢篠間築一靜室，頗遠塵囂。歸後杜門息交，且圖安樂。”又云：“歸抵家園，泉石如故，花竹日新，杜門却掃，與禽魚相流連。間呼賢叔及二三老友，杯酒相慰，兒子輩佐以談謔，一切世態不挂眼。”^⑤是年十一月，王世貞病卒。在王世貞生命的最後十年裏，他在弇山園又居住了三年多的時間，儘管也偶有友朋來訪，但他更多的是“杜門息交”、“杜門却掃”。昔日的歌呼鳴鳴，縱論天下，勝友雲集，秉燭夜遊，均已成為往事，王世貞的園居生活終歸於平淡。

三 永恆：園記對名園興廢的安慰

王世貞晚年對園林不復經意，並不僅僅是因為退居學道，棲心恬澹，還在於他對園林興廢無常的真切感知。王世貞曾“糾集古今之為園者，記、志、賦、序幾百首，詩古體、近體幾百千首”，編為『古今名園墅編』，對園林史有非常深入的瞭解。“嗟乎！豪而為袁廣漢、石季倫、司馬文孝王，末矣。以洛陽之履道里，與李文叔記，類極清曠，適爾雅鵲適之觀，彼其于李文叔之洛陽名園前所云五者亡論，第不再易世而辱于屠酤市販之手，又久之求其跡而不可得，豈非以其近塵，故豪者好之，狎而易為有；俗者嫉之，接而輕相躡耶！”^⑥“若夫園墅不轉盼而能易姓，不易世而能使其遺踪逸跡泯沒於荒烟夕照間，亡但綠野、平泉而已，所謂上林、甘泉、昆明、太液者，今安在也？後之君子苟有談園墅之勝，使人目營然而若有覩，足躍然而思欲陟者，何自得之？得之辭而已。甚哉！辭之不可已也。”^⑦“洛中之園，久已消滅，無可蹤跡，獨幸有文叔之「記」以永人目。”^⑧園林終將會泯沒於荒煙夕照，惟有園記能將其面貌留存於天壤間。

王世貞經歷仕南北，遍遊名園。在京時，遊覽過韋園、甯園、崔都尉莊、朱錦衣別墅等；在濟南，遊德藩真珠泉；在吳興，游南潯董尚書園；在錢唐，游洪襄惠孫之二園；在蘇州，游徐參

①〔清〕黃宗義：『明文海』卷三百三，清涵芬樓鈔本，第8頁a-b。

②〔明〕屠隆：「大司寇王公傳」，『王鳳洲先生行狀』，明萬曆刻本。

③「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五，第17頁a-b。

④鄭利華：『王世貞年譜』，第319頁、323頁、344頁。

⑤『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七十九，第18頁b-19頁a。

⑥「安氏西林記」，『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第5頁a-b。

⑦「古今名園墅編序」，『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十六，第4頁b。

⑧「游金陵諸園記」，『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四，第2頁a。

議廷裸園、徐鴻臚佳園；^①在上海，遊歸有園、西郭園、豫園、露香園；^②在無錫，遊慧山東西二王園、安氏西林^③，等等。此外，還有太倉的八座園林與金陵的數十座園林^④，均留下了王世貞的履痕。在遊歷中，他也見識了太多名園的沿革興廢。如洪襄惠孫之二園，為錦衣陸炳所奪，陸炳事敗毀棄；徐參議廷裸園因吳寬東莊之址而加完飭，徐鴻臚佳園因王侍御拙政之舊，諸園皆不轉盼而易姓者，王世貞在遊歷時之感愧唏噓也不難想見。在園記中，王世貞也常寓目于園林之興廢，而生發出無盡之感慨：

余過之，至是三矣。其室愈敞，木愈奇，而山色以四時異態愈壯，故不問主人。然主人計且老憊，而金魚者亦烏有矣，將無無情者壽而有情者否耶？室無情也，不然則不恃人者壽，而恃人者否耶？當此名山中作葛藤語，不免受殺風景之目，可笑哉！^⑤

始予未為吳興，則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三面而水，勝甲一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址，所謂“水晶宮”者，蓋陸沈於閨闈釐祝之間，想像於暮煙春波而不可得，為之愴歎！……則夫世之君子陰利其有，而陽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轉而泯其主，再轉而泯其跡者幾希也。^⑥

楊氏日涉園，故都督尚英所築也。……蓋園成之四載，而都督卒，其子指揮之慶不能守，遂以峰石售之人。地今悉歸崇明郁氏有，竹木蔬果轉盛，而亡游者。^⑦或園尚存而人老憊，或園不轉盼而易姓，或園已新而無人遊。“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牡丹亭·餘韻·離亭宴帶歌拍煞』），園林的種種變遷讓人情何以堪！

對於這種興廢變遷，王世貞還不只是一個旁觀者。在時間之流中，他也被裹挾前行，目睹了家族園林、個人園林的衰敗。「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云：

會余北遊得一官，久之，遯家難歸，靜庵公已捐館舍。屬服除，稍從諸兄弟往，則向之所謂松柏屏障鶴鹿及他欄楯，蕩然無一存，石亦多傾圮，卉草雜樹十去五六，亭館十去三四。第其存者，石色漸古，苔鮮蝕而蘿葛封，栝栢之木獲遂其性，上干雲霄，虬攫虎坐，眩恠用壯，履綦鮮及，鳥雀益傲。至於絃管之地，松颺驟濤，篴水相應，恍若舊游之在耳，而尋之不可復竟矣。^⑧

他年輕時追陪伯父杖履肆意遨遊的麋場涇園，在其北上為官十餘年後竟至荒蕪，園中奇石被他勉力購入，成為營造中弇的重要材料。麋場涇園畢竟只是其伯父的園林，終究隔了一層。那自己營造的園林，又該如何去面對它的衰敗？王世貞初營離贅園，再建弇山園，弇山園成，離贅園則不免受到冷落。奉道居白蓮精舍後，連弇山園也不經意。後復出，乃於弇山園北部疏白蓮沼，治芳素軒為棲居之所，此時離贅園幾近廢棄。王世貞乃有感焉：

吾昨者過離贅園，覩危甍傑構，瞥起凡二十餘楹，跨據橋道，而昔之所謂鸚鵡息軒、碧浪齋，壺隱、晞髮二亭，與花樹梧竹無一存者，僅餘前小島與綠萼梅婆娑映照而已。始悟陵谷之變遷是千萬年事，市朝之轉徙是百年事，而茲園乃一轉盼間事耳。歸而取吾記讀之，歷歷猶可數，不然則是園者烏有先生而已。^⑨

王世貞目睹離贅園的荒廢，因而很欣慰用自己的生花妙筆將離贅園的景致勾勒了出來，足以傳諸後世。

對弇山園的命運，王世貞也比較豁達。“自余園之以鉅麗聞，諸與園鄰者遊以日數，他友生

① 參見「古今名園墅編序」。

② 參見「遊練川雲間松陵諸園記」。

③ 參見「遊慧山東西二王園記」、「安氏西林記」。

④ 參見「太倉諸園小記」、「游金陵諸園記」。

⑤ 「游慧山東西二王園記」，《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三，第7頁b-8頁a。

⑥ 「復清容軒記」，《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五，第10頁a-b。

⑦ 「太倉諸園小記」，《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第10頁a。

⑧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四，第18頁b。

⑨ 「所記疏白蓮沼治芳素軒後」，《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六十，第24頁b-25頁a。

以句數，而今計余跡，歲不能五、六過，則余且去而為客，乃猶竊「弇山」之號，而又重之以「記」，得無尚有所係耶？夫志大乘者，不貪帝釋宮苑，借令從穆滿後以登弇山之巔，吾且一寓目而過之，而況區區數十畝宮也。且吾嚮者有百樂而不能勝一苦，而今者幸而並所謂苦與樂而盡付之烏有之鄉，我又何係耶？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①弇山園仍然鉅麗，遊人如織，園林主人乃反主為客。因為王世貞備嘗其間之苦樂，早已勘破。即使是跟隨周穆王登上昆侖的弇山之巔，都只是“一寓目而過之”，何況弇山園這區區數十畝居室。“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陶淵明「歸園田居」其四）文字仍舊是記錄這幻化的最好載體。“李文饒達士也，為相位所愚，至遠譴朱崖，身既不能長有平泉之勝，而諄諄焉戒其子孫以毋輕鬻人。且云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治命，泣而告之。嗚呼！是又為平泉愚也。吾茲與子孫約，能守則守之，不能守則速以售豪有力者，庶幾善護持，不至損天物性，鞠為茂草耳！且吾一轉盼而去之若敝屣，吾故不作李文饒之不能為主，而吾能不為主似尤勝之。子孫曉文義者，時時展此記足矣，又何必長有茲園也？”^②李德裕孜孜以求，想要子孫長保平泉山莊，到頭來只是貽人笑柄。有鑒於此，王世貞並不奢望子孫能守住弇山園，而是要將其變為家族的文化記憶。因此，他撰寫了洋洋灑灑七千餘言的「弇園八記」，又再作「題弇園八記後」，將弇園景致和個人心態描摹無遺。其與張幼于劄云：“足下見僕弇園記跋否？一切勘破，人人搏沙，事事嚼蠟耳。”^③足見他對園林的存廢確已坦然面對，而自信園記足以將其長留天壤間。

侯迺慧教授曾仔細梳理明人文集，抉發出其間普遍存在的對園林幻化的悲傷，並認為：“不論是感性地慨歎，或知性地體悟，明代文人都普遍地認知到園林終會變易荒敗的事實，從而了然於園林的不足久恃。這樣的體認若僅僅停留在認知的層次，也只是消極的事實接收，而且更多地令人產生憂傷、沮喪的情緒以及無奈的心態，這些負面情緒並非單純是對於客觀存在的園林的不舍，其中還隱藏著遊園‘人’主體生命的終將無常幻化的深沉悲哀。面對這樣悲傷的事實，明代文士深知不可改變它，卻又必須開解內心的憂傷沮喪與無奈，因而紛紛拓墾了出路來排解園林就荒的憂情，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能超越時空而存在的園林圖畫與園林詩文的創作。”^④王世貞的確是通過詩文創作來消解這種幻化的悲傷，晚歲更將歷年所作有關文字編為『山園雜著』二卷，收錄題詠弇山園和其他家族園林的詩歌共219首、園記12篇，卷首有弇園木刻版畫四幅，自云：“余老矣，能後余存者諸園也。弇最大，饒石而廣水，能後諸園存者弇也。弇即後存，當亦竟廢。今世人不厭薄余文辭，而時味之，然則能後弇存者，是編也夫。蘭亭之為亭也，赤壁之為壁也，其勝不能如其名。然數百千年而有勝色者，則會稽之書而眉山之賦也。是編也，吾不敢竊比於二賢，以不遂泯泯若金谷綠野者，則庶幾哉。”^⑤王羲之「蘭亭集序」和蘇軾「赤壁賦」，令蘭亭和赤壁這兩處並不出色的景點，歷經“數千百年而有勝色”，這讓王世貞看到了通過文字來使弇山園長存的希望。王世懋跋語云：“遊人之履日集而弇山之勝日聞，蓋即其身日涉時而已半為客有矣。逮晚而獲遘上真，團焦斗室，凡諸奇勝之好一切罷遣，而僅餘其成風之腕自隨，則斯園之不為元美有而更為遊人有，宜其置不復道，而猶縷縷焉以妍辭記之，縮萬象於筆端，實幻景於片楮，抑何若斯之麗也。於戲，其紀夢耶？其為遊人紀耶？其為耳而未游者紀耶？”^⑥王世懋在這裡連發三問，其實他對乃兄之所以“縮萬象於筆端，實幻景於片楮”最為清楚，就是用文字使弇山園永存天壤。陳繼儒「園史序」記載了他與王世貞的一次對話：“吾昔與王元美遊弇州園，公執酒四顧，詠靈運詩云：‘中有天地物，今為鄙夫有。’余戲問曰：‘輞川何在？蓋園

① 「弇山園記」一，『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九，第3頁a-b。

② 「題弇園八記後」，『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六十，第13頁a-b。

③ 『弇州山人續稿』卷二百〇六，第19頁b。

④ 侯迺慧：「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以明人文集的呈現為主」，『政大中文學報』第四期（2005年12月）：123-154。

⑤ 「山園雜著小序」，『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第7頁a。

⑥ 「書山園諸記後」，『王奉常集』卷四十九，明萬曆刻本，第6頁a-b。

不難，難於園主人；主人不難，難於此園中有『四部稿』耳！’公樂甚，浮余大白。”^①陳繼儒在「園史序」中特別提到這段對話，是因為他也理解了王世貞的良苦用心。文字記載之外，還輔以圖繪，除了上文提及的『離贅園圖』、弇園版畫，王世貞還請錢穀和張復各繪有『小祇園圖』。^②“語言文字與其他空間元素性質相殊，使得園林書寫擁有與造園、遊園活動分道揚鑣的獨立性格和身分，尤其當歲月迢遞，昔日園林或就荒或易主，與園主、遊客同樣消逝在時間的進程中，唯有有關的文字與圖繪遺留下來，既以見證時風，更內在地彰顯了書寫者的自我生命意識，穿越時空，召喚後世讀者經由閱讀進行園林的參訪。”^③無論從個人的視角，還是從他者的眼光來看，王世貞對弇山園儘管有萬般不舍，但園記足以穿越時空而存在，弇山園也借此得以不朽。

四 幻化：弇山園的餘響

王世貞於萬曆十八年（1590）病逝，弇園很快就衰敗下去。王永積「遊東亭園小記」云：“聲子遊興未闌，欲往東園看弇州石，……穿洞，一石坐牆角間，紋多層折而無斧鑿痕，此弇州所青目者，實出眾石之上。”^④王文前有明確的時間，記載此次遊覽在萬曆二十一年癸巳（1593）五月，東亭園在無錫。太倉到無錫有九十餘公里，移植峰石耗力耗時，則弇園之石入東亭園或在王永積遊歷的前一年。王世貞去世後兩年，其子孫已不能守弇園，不免令人慨歎。作于崇禎年間的『婁東園林志』亦云：“（弇園）今歷歲且轉售人，不復舊勝。”“他所載爾雅樓、小西樓、振屨廊諸處，今皆為居室，不復可遊觀。”^⑤崇禎六年癸酉（1633），戴澳尋訪弇園，“余雅慕王元美弇園，頃為逐人，故山水之人也。爰自吳門問津，東望夷曠，惟見蒼螺孤起，則昆山逆予目焉。至太倉，詢之土人，皆曰弇園已墟，且非王氏有，則先游王遜之樂郊園。……然終不能忘弇園，步入西郭，委巷幾折，望見鬱林，識其處矣。至則敗垣斷梁與深草相接，登弇山堂，猶有海棠十圍、玉蘭百尺，曾見當時文酒勝流。曲池未平，連峰入鑑，虛閣半圯，古蘚繡階，憑高一嘯，似有答響而至者。其不可遊處，正多可思，余自有遇，且不問其園今誰屬也”^⑥。崇禎時弇園早已易主，且幾蕩為廢墟。

清初，歸莊曾到弇園故地，今昔盛衰之感尤盛。其作于清順治甲午（1654）的「王氏西田詩序」云：“太倉有兩王，其一則琅琊也，與太原競爽。琅琊盛時，有弇園林壑之美，為吳中名園之冠。弇州先生自為記數十篇，余嘗讀而心美之。近年訪弇園，則主非王氏矣，又僅得其一隅；且問知某氏某氏之居，皆故弇園也。琅琊後人之所守者，未得其半，而林木已斬伐，洞壑已頽，奇石已鬻，臺榭無復有存者。以弇州之記案之，不可復識矣。園僅百年，而分裂蕪廢，遂至於此，不亦可感乎！”^⑦到清雍正乾隆年間，監生劉廷鉞“得王世貞弇山園之中弇居之，有亭池舊蹟”^⑧。隨著弇園的易主和傾頽，園中奇物亦星散，『（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一云：“唐褚遂良書太宗哀冊石刻，舊藏明吳江史鑒家，吳寬有跋，王世貞購歸，嵌山園，今置樊村涇吳氏宗祠。宋米芾書‘墨池’二大字石刻，弇山園故物，今畢氏移置南園壁間。”^⑨蒯德模「簪雲侍兒兩峰歌」序云：“簪雲侍兒兩峰，弇園舊物也。園廢，簪雲僕臥地，侍兒歸畢氏離贅園。

① [明] 衛泳：『冰雪攜』（上海：中央書店，1935），第2頁。

② 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錢穀『紀行圖』和錢穀、張復合繪『水程圖』。

③ 曹淑娟：「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第89頁。

④ 『心遠堂遺集』卷八，清刻本，第2頁b-3頁a。

⑤ 『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一百十八園林部，清雍正刻本，第6頁b。

⑥ [明] 戴澳：「名園紀遊」，『杜曲集』卷八，明崇禎刻本，第43頁b-44頁b。

⑦ [清] 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84-185頁。

⑧ 『（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三十二，清嘉慶刻本，第30頁b。

⑨ 『（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一，清嘉慶刻本，第33頁a。

余修王相國南園，建安道書院，訪弇園故址，得簪雲灌莽中，向薜蘿主人索侍兒不得，以百金贖之歸，命工並植台光閣前。”^①『（光緒）寶山縣志』卷十三云：“醉石，在羅店沈氏友蘭別墅。高數丈，係弇山園故物。”^②凡此可見其流散之跡。“清後期，弇山園為陸氏所有，改稱‘水山陸家’。旋為蔣氏別業，民國後築‘平陽莊’，又稱‘半園’或‘汪莊’，內設碑廊。汪家敗落，原弇山堂屋架被南廣寺用作造廟所用，解放後拆廟移到西郊糧庫，以後即不知去向。原址上建起了製藥廠。如今製藥廠廢，建成了居民高樓社區，由此老弇山園的歷史畫上句號。”^③此文為我們清楚地勾勒了弇山園最後的結局，它與歷史上絕大多數名園一樣，都逃不脫人世更替而終歸消散的命運。「弇山園記一」末云：“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④真是一語成讖！

幸而還有文學，“通過文學，速朽的園林成為永恆的文化記憶，和殘存的、有限的存世園林一起，不斷激發新的園林建造”^⑤。王世貞頗費苦心撰寫的「弇山園記」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時至當代，太倉市政府組織專家在民國憩園的舊址上依據園記和園圖重建了弇山園，位於今天的太倉市人民公園內，^⑥並於2005年將其正式定名為弇山園。儘管弇園舊物蕩然無存，弇園之名穿越了歷史的風煙，竟又顯於當世，這是王世貞始料未及的！

[責任編輯：馬慶洲]

① 『帶耕堂遺詩』卷三，民國十八年刻本，第10頁b-11頁a。

② 『（光緒）寶山縣志』卷十三，清光緒刻本，第3頁b。

③ 殷繼山：『弇山園考』（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第23頁。按，1935年，童雋先生考察婁東園林，曾拍攝數張半園照片，發佈於『江南園林志』中。

④ 「弇山園記一」，『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九，第3頁b。

⑤ 文韜：「從“以文存園”到“紙上造園”——明清園林的特殊文學形態」，『文學遺產』4（2019）：118-128。

⑥ 參見鄔洪：「“弇山園”的解讀與傳承——太倉市人民公園改造設計」，『林業科技開發』3（2012）：129-133。